

白山黑水

下

陈

沂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陈
沂著

白山黑水

下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(沪)新登字 103 号

责任编辑：丁元昌

封面设计：陆震伟

白 山 黑 水 (下)

陈 沂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百科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 × 1168 1/32 印张 18 插页 3 字数 370,000

1986年3月第1版 1986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,000册

ISBN 7-5321-1372-8/I·1079 定价：19.00 元

目 录

第八章	退兵一战	1
第九章	心脏哈尔滨	43
第十章	四保临江 三下江南	111
第十一章	三大攻势 三易统帅	207
第十二章	战锦州	293
第十三章	曾泽生和他的司令官	429
第十四章	围歼廖耀湘兵团	456
尾 声	解放沈阳	498
后 记		503

第八章 退兵一战

七六

战后的蛟河，虽然没有直接卷入战火，但是国民党的飞机已经飞来过好几次了，城里城外炸了一片。敌人好像已经知道，这里是二郑部队的临时后方，伤员、粮秣、弹药，还有供给部搞的少数缝衣机都在这里。他们原打算在这儿安家，为战士们换上单衣。没想到疯狂的敌人——牌子打的是新六军，其实是七十一军八十八师的一个团和另一个营——拚命地在后追，占了吉林不算，还想占新站、拉法。本来廖耀湘、杜聿明打算把他们的部队暂时停下来休整几天，因为四平街一仗打下来，又经过这十几天的急行军，加之一路总在战斗，死的死、伤的伤，疲惫不堪，就连军长廖耀湘都感到很疲劳。而且他们所称的“东北共军的主力”没有抓住，这简直就像一根鱼骨头鲠在咽喉里，弄得他们很不舒服。他们也曾想到中国古话说的“困兽犹斗”、“穷寇莫追”，所以他们觉得更应该在吉林停下来。

可是，他们的老头子（不知道这时他们怎么又忽然这样称呼蒋介石来了）一进入他沈阳的行馆，一摊开地图，斜眼往地图上一瞅，灵机一动，就计上心来了。“新站、拉法，跟四平街一样，又是一个铁路交叉点，蛮重要的格！”蒋介石笑了，笑声中还夹着

着浓厚的宁波口音。不错，这是个铁路交叉点，拉(法)滨(江)线、拉(法)吉(林)线、拉(法)图(门)线都经过这里。蒋介石笑得更大声了，简直在狂笑。他对站在他旁边同他一起看地图的杜聿明说：“聿明，命令耀湘，火速拿下。”

杜聿明扬起头来表示：“领袖英断，领袖英断。”声音有些发颤。

蒋介石又催促杜聿明：“那就快，快去发报。”

“是。”杜聿明没有敢说第二个字，就退下了，然后就大步出门，坐上汽车。汽车飞快地开回他的长官部。

可是，这时正是蒋介石政府宣布东北停战十五天的前夜。杜聿明的一位幕僚向他提醒：“长官，明天国共就宣布停战，我们又马上进兵，岂不会被人笑为玩弄和谈，出尔反尔？！”

“嘿嘿！”杜聿明冷笑一声，也像他的领袖夫妇第一次从沈阳回南京后，对待南京的一位关心和平的好心人一样，对待眼前这位提醒者，“停战，不过是老头子手中的一张王牌，他爱怎么唬就怎么唬，他爱在哪里用就在哪里用。”说罢，杜聿明的小眼一眯，就向他的值班参谋口述命令，要他即交电台去发。

当晚，廖耀湘也同时得到蒋介石的无线电话命令。廖耀湘一面答复“决不负领袖之重托”，一面私下暗自忖度，还是把陈明仁的部队伸到最前面去好，这样对吉林，不，对新六军的安全就多了一层保障。所以他也在当晚找了八十八师师长来口授命令。这位师长虽没有表示什么不同意见，但他的心中也在暗自忖度：这不明明是让八十八师去当箭靶吗？！他当即也想到他们师到底哪一天才能回七十一军去归建的问题。所以他一面命令二六三团的全部、二六四团的一个营相继前进占领拉法、新站外，一面就给陈明仁发了个电报。陈明仁这时正在向郑家屯、通辽进军途中，也正忙着在抢地盘、抓东西，虽说这些地方穷点，也还不至于完全没

有一点油水，所以他在得到八十八师的电报之后，虽然心里也有点恼火，但也没法发火，只好回一个电报给八十八师师长，要他“谨慎从事，善始善终，免蹈八十七师之覆辙”，陈明仁心里时刻也没有忘记八十七师在大洼被歼的事。八十八师的部队在第二天（也是蒋介石政府宣布东北停战令生效的第一天）就经过吉林东的老爷岭、小孤家，又向拉法、新站方向侵入了。因为已经宣布停战，民主联军恪守停战协定，所以他们一路没有遭到什么抵抗，很顺利地就侵占了拉法、新站。他们照例是向上一层层地报捷，一直报到他们老头子那里，说他们又获得了一个大胜利。

“这怎么可以呢？刚宣布停战！”

周恩来副主席在南京马上去找马歇尔、张治中提抗议；叶剑英参谋长也在北平向罗伯逊、郑介民提抗议；新华社记者还专门著文向全国呼吁。好久，好久，国民党的中央社才被迫发出一条新闻，说这是在停战命令宣布前好几天的事。同时国民党和美国人在北平的和谈代表也同意在拉法、新站派一个执行小组来实地视察。

久经战祸的人们，是想看看蒋介石这次停战的诚意到底怎么样。可是蒋介石的诚意连一滴肥皂泡都顶不住，八十八师又奉命进攻了，他们的矛头指向蛟河。这是一九四六年六月八日，国共双方停战协定生效的第二日。

这个从山东挺进东北的八路军一师师长郑其峻，一肚子的气，本来已经憋得很久了，一听这个消息（他又是住在一个离蛟河八里地，住户不到三十，住家还是稀稀拉拉叫刘家屯的村子），就火冒三丈，愤愤地跟郑欣说：“政委，这能行吗？后面就是莫斯科（这是他从一本苏联小说中读来的）！难道我们真要退到长白山去打游击吗？我可不愿去受那个冷。趁二师也在这

里，咱们打他个退兵一战，一定要在这里站下来。”

郑欣自从四平街撤退下来，心中也是窝火，不过他是做政治工作的，他不能不比别人表现得含蓄一点；尤其是当郑其峻从总部回来，传达了总部首长的指示以后，他也感到这是个打便宜仗的好机会——敌人更加分散和突出了。但是眼前不是奉命停战吗？而且他们的师政治部王副主任还被派去当三人小组的代表，这个三人小组就是专门来视察他们奉命把守拉法、新站一带的，怎么好去打呢？他把他的意思告诉了郑其峻。

郑其峻叹了一口气说：“难道我们就老让他们用这个和谈的绳子把我们的脖子永远套住吗？”

“当然不能这样。敌人也永远套不住我们。”郑欣胸有成竹地回答。

“那到底怎么办呢？”郑其峻问。

“到时实在逼得太紧了，我们就会继续奉行‘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’的指示的。”郑欣说。

“这倒是。”郑其峻立刻站起身来，高声地说，“四平保卫战不也是逼出来的？莫看行军疲劳，咱们全师还满可以打一阵子。”

“行军疲劳并不等于战斗力衰竭，休息几天就会恢复的。”郑欣一直对自己的部队抱有高度的信心。

“所以我想，我们不妨先上报一下。”郑其峻还是一心要去吃掉这股已经伸出头来的敌人。

“再看看形势的发展吧！”郑欣在稳定师长快要蹦出来的心。

“唉！”郑其峻又只好叹一口气，“反正就这样挨着吧！”说着，郑其峻又返身去躺在那张在炕上的用门板架起来的床上。

郑欣仍默默地在一旁看他的东西。

部队是有些疲劳，尤其是棉衣脱不下，单衣换不上。战士们

身上长满了虱子，咬得有些心烦。

住在师部西边小刘家屯连部的陈六兴也在跟王玉章说：“怪道说东北地方宽，现在看来一点不假，咱们从长城走到这里，该是多远呀！可是，地面再宽也会有个头。门外，”他的眼睛忽然透过窗格看着东边不算遥远的群山长白山，“那该是东北的天边了吧？难道我们非要走到那个天边才算是打住！我不信。”说着，他把旱烟袋往炕桌上一甩。

“连长，你怎么啦？”王玉章拾起陈六兴甩下的旱烟袋，趁着火还未全灭，拿过来又抽起来。

“怎么啦？我再不愿往后退啦！”陈六兴有点气。

“你这话朝着谁来？难道我是想再往后退吗？”指导员心平气和地说。

“既然都不想再往后退，咱们就打报告。”陈六兴说。

“打报告干什么？”指导员故意问，话音拖得特别长。

“干什么？请求打出去呀！”陈六兴放声大笑，他笑指导员明知故问。

“不用请求，我们会有这一天的。眼下咱们正在休整，看咱们身上，”王玉章指着自己身上早已敞开了胸的棉衣，“这个包袱还没有放下哩！再说，兄弟部队有的恐怕还没有到达指定位置。打仗，总是要有个总的部署嘛！”

没等王玉章说完，陈六兴就又笑了。他顺手把王玉章嘴边的旱烟袋夺下来，用手在烟锅巴上狠狠地捺了一下，重新装了点烟，用火柴点着，继续说：“不管你怎么说，你那些道理我也会跟战士们讲，反正咱们不能老在这里憋着，我也不准备到那个天边去。”陈六兴用手中的旱烟袋指着窗外那个不太遥远的群山长白山。

门外，副连长郭无兴推门走进来了，陈六兴同王玉章都急忙

从炕沿立起身来招呼他坐。陈六兴把旱烟袋递给副连长。郭元兴接过旱烟袋，顺手递了张纸条给陈六兴。

“这是营部通讯员刚才送来的，看样子咱们又要打仗了。”

“念吧！”陈六兴随手把纸条交给了指导员。

王玉章当即打开念，原来是团部要他们连往前移防二十里。

“怪不得副连长说又要打仗！”陈六兴自言自语。

“你已经看过了？”王玉章问郭元兴。

“看过了，我还问了营部通讯员。通讯员说，营长叫快送。所以我就想，怕是要打仗了。向前移防二十里，我们不是和敌人就更靠近了吗？”

“这恐怕是上级的一种战斗戒备吧！”陈六兴故意这么说。

王玉章也猜透了陈六兴的意思，也跟郭元兴说：“敌人嘛，不管什么时候，总是要靠得近点，才能看得准点。”

“对！”郭元兴也附和着说，“万一真打起来，也才能更有把握一点。”

“哈哈！”三个人同时笑出声来。真是谁都不用瞒谁，谁的心事谁都知道。于是他们三个人就同时传令，部队向前移防二十里，方向：拉法、新站之间。

黄昏，部队正出发间，刘学勇背着背包回来了。这一来，部队就不得不稍停一下，认得刘学勇的少不得都围了上来，问长问短，拉手拍肩，亲热得不得了。刘学勇除了问好之外就是笑。

“都恢复了吗？”陈六兴计算日子，担心地问。

“休养过了两个月，吃得又不错，还能不恢复？不信，首长你看。”刘学勇说着，撩起他的衣袖（他已经换上单衣了），露出他那粗壮的胳膊，手一捏紧拳头，就听见指拇骨节格格发响。

“好嘛！全恢复了就很好嘛！”王玉章带着几分欢欣和安慰说。

刘学勇这时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，急忙从肩上取下一个小白布口袋来，顺手把口袋的绪口解开，然后往地下一倒。原来是一小口袋小黑枣。刘学勇弓下身子，掉过头来跟同志们说：“这是在休养所时房东老大娘给的，我一颗也没舍得吃。这东西在东北够多新鲜呀！两个多月来，我没有在战场上跟同志们一起抓俘虏，好歹得慰劳同志们一点。来吧！同志们，都尝一尝，这是东北老乡的恩情。”说着他就一把把地递给大伙。同志们谁都没好意思接。

陈六兴开腔了：“同志们，这是学勇的一番好意，我们怎么好拂他的这番好意呢？”陈六兴先拿起几颗吃起来。

同志们也就拿着吃起来，但有的人还是没吃，光拿着在手中抚弄。

“回班吧！”郭元兴对刘学勇说，也是在向连长和指导员请示部队该继续前进了。

“应该回班。”陈六兴回话。

“到地方再谈。”王玉章说。

站在一旁久未说话的一班长张清，这时才转过身来从地上拾起刘学勇的背包，边用手腕把背包挎着，边挽着刘学勇的臂，把刘学勇带回了自己的班去。后面王文元、小周云，还有从四平撤退途中躺在地上不走的胡寄生，都随后走进了他们的行列。

这时刘学勇才有机会来看他的战友们。他们身上都还穿着又长又厚的棉衣哩！顿时刘学勇的心就像被烈火烧着了一样，热辣辣的，怪不好受。于是他立刻就从自己想到他的全班、全连、全团和全师。此时恐怕就只有他一个人身上穿了新单军衣，一个人穿着特别显得别扭。这一来，他刚才回队时的那种高兴心情忽然变得有些忧郁了，他真是不知该怎么办才好。两个多月没有跟同志们在一起生活、行军、打仗，够脱离同志们的了；现在，一个人

穿了身新单军衣，同志们该怎么看待自己呢？就是同志们不说，自己又该怎么看待自己呢？想着想着，终于趁队伍休息的机会把背包打开，把新单军衣脱下来折叠好，把旧棉衣取出来换上。

到了住地，吃完了饭，刘学勇就把折叠好了的新单军衣取出来，恭恭敬敬地交给班长，说：“班长，我怎能一个人先换上这个呢？我没穿脏，交上去还可以当新的。”

张清愣住了，不解地说：“谁也没有说你什么来呀！不过是个时间早晚，谁身上都会有一件。”
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交了，我的心就落实了。”

“哎呀！我的好学勇，你这是在哪儿学来的呀？”

张清拿着这套新单军衣跑去向指导员汇报。

指导员把单衣服收下了，说：“回去告诉学勇！指导员懂得他的意思，明天就把这套衣服交到团供给股去。”

“张清，你有这样好的战士，是你当班长的大福气。”

张清这才明白了，唰的一声立正。“明白了，指导员，我完全明白了，这就是共产党员的本色！”

月亮缓缓地升起来了，仲夏的月色显得格外柔和可爱，它照着正倚在门框、目送班长的指导员，也正照着稳健行进中的班长的背影。

.....

七七

退兵一战是决定打了。不是人民军队不尊重和谈，而是蒋介石、国民党欺人太甚，硬往人民的脖子上抹刀嘛！吉林军区的邱司令员也奉命从敦化赶来参加指挥。

蒋介石是不是仅仅为了一个铁路交叉点呢？不是。敌人如

果占领蛟河后,不但可以切断东满和北满的联系(也就是切断了东满和心脏哈尔滨的联系),而且毋须再渡过松花江就可以从这里迂回进攻哈尔滨。

战,这个退兵的一战,是非打不可了。

凑巧正在此时,国民党和美国人的和谈代表,也就是新站、拉法地区的执行小组代表,在一师王副主任的陪同下,来到了二郑的前线指挥所驻地。这里是一个背靠小丘陵地的山村,它离蛟河镇有二十多里地。郑其峻奉命在这里接待他们。邱司令员暂时权充顾问在一旁参谋。他们会面的地方是在一个小学的教室里,把桌凳搬了一下权充临时会场。

代表们进屋来,一阵寒暄之后,还没谈到本题,美制国民党的飞机三架,就在丘陵地的上空出现了,一连投了十二颗炸弹,顿时硝烟一片,丘陵地上四家老乡住的马夹中弹起火,火光冲天。

郑其峻刚才还强作镇静,这时却不得不跟美国人说:“贵代表,这还用得着视察吗?这到底是谁在破坏停战协定?谁先开了火?”

美国人哑然。国民党那家伙也在一旁暗自嘀咕:“这算老几呀!这不是当面叫我们吃共军的瘪吗?”

郑其峻继续十分庄重和严肃地说:“我们是严格遵守停战命令的,可是你们不遵守,天上地下一起来,我们就只好奉陪到底了……”说到这里,他紧捏了捏拳头说:“人不犯我,我不犯人;人若犯我,我必犯人。”

邱司令员插言:“你们打我们第一枪,我们还可以忍,这是为和平,可是你们打我们第二枪,也是为和平,我们就不得不还手了。”

美国人还是哑然;国民党那家伙只抬头看了看邱司令员,一

言未发。屋里沉默。大家连抽烟、喝水的兴趣都没有。飞机的轰鸣声还在村周围上空吼叫，间或还传来飞机上打的机枪声。

副主任王成均——代表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执行小组代表，这时起来打破沉寂：“罗斯中校，江先生，你们二位考虑考虑，还有到阵地上去看看的必要吗？不过去看看有好处呵！回头到长春复命，岂不是更真实些。”

“回去的，回去的。”罗斯中校，这个带着和平假面具的美国人，终于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吐出了六个字来。

江先生，就是那个代表国民党的家伙，也不愿在这里继续吃瘪，便附和着说：“回去的，我们一定回去的，王贵代表，请放心，我们回去会如实地复命的。”

“送客，”郑其峻起身命令着，和罗斯中校、江先生一一握手，说：“请上报你们的上司，再前进，我们就不客气了。”

对方只点头，然后几大步跨出门，紧夹皮包，三步当两步地钻进了插着停战小组的旗子的吉普车。

“真他妈的！”邱司令员看着飞驶而去的吉普车，骂道。

“这是好教材嘛！让人们都知道，和谈就是这么回事。”郑其峻说。然后他们一起由学校走回村东的作战室。郑欣在那里等他们，二师的首长也在那里等他们。

敌人的飞机是进攻的信号，他们飞来是探视这片小丘陵地有没有设防。他们的目的达到了，飞机上照片显示，这里看不到一点防务，所以他们的队伍下午就由拉法出来出击，兵力是两个连。他们满以为这次也会跟上次他们占领拉法、新站一样不费吹灰之力。没想到，他们离小丘陵地老远，就被二郑的警戒部队挡住了。一阵猛烈炮火，打得他们还没有形成一个进攻队形，就不得不丢下尸体逃窜回去。二郑的战士们一直把他们追到拉法村

边。

拉法，村子不算大，位于新站以南，离蛟河较近，守敌少，村内工事也不太多。在邱司令员参加的作战会议部署下，决定先夺回拉法，再夺取新站，把进攻的敌人赶回松花江去。二郑的一团、二团奉命为进攻拉法的第一梯队，三团和三师的五团为预备队，二师的四团决定沿拉吉线左侧西上，到小孤家子、老爷岭打援。

命令一传下，部队就纷纷出动了。一团从蛟河以东之下洼子村出发，沿铁路右侧，经磊子前阳、东安乐村直捣拉法；二团由蛟河以东的中岗屯一带出发，沿铁路左侧，直逼拉法。黄昏，部队都到达了指定位置，只等攻击信号。

这是一个黝黑的夏夜，柔和的月光被密云盖住了，天空下着毛毛细雨，地下变得泥泞不堪。此时一连正集合在一个草坪上听指导员王玉章讲话。

“同志们，不打不行了，我们让步已经让够了。”

战士们一片雀跃，恨不得马上就打出去，在目送指导员回连部之后，他们三三两两地蹲下，用手捂住了火红的烟头抽烟。

王玉章回到连部。连的干部会还没开完，大家正在争着谁带突击队。王玉章一声没响地走过去，没有征求任何人的意见（这是他过去很少有的）他就说开了，嗓门比往常粗一些，格外引人注目。“大家别争，这次突击队归我，我带突击队……”

“指导员怎么好带突击队呢？要掌握整个部队嘛！”副连长郭元兴立刻打断王玉章的话说，“还是我带突击队最合适，打淄博以来，我就没有亲身去冲锋陷阵了。”

“谁带都行，”一班长张清很快插进来抢任务，“不过我有一个条件，只要这次爆破归我们。”

“呵！原来你是这么个有条件的拥护。”王玉章对着张清笑了。

接着全连干部争表决心，指导员和副连长要争带突击队，一班长和五班长陈有福都要当突击队，你争我夺，互相挑战，屋里一时充满了愉快、热烈的气氛，弄得桌上一盏小油灯的火苗也被他们争吵的声浪震动得更加闪烁了。突击队最后还是决定交归副连长郭元兴带，指导员嘛还是要掌握整个部队的。

只有连长陈六兴在一旁一声没吭，他在琢磨这退兵一战不是那么好打，敌我双方都会要大拼一场的，把他在山东时得奖的钢笔和在大洼战斗缴获的胜利品、经江团长批准给他使用的手表一起取下来，交给坐在炕角上的营长，说：“营长，这些东西请你收下，拿不下拉法、新站，就权当党费交。”

“这怎么行呢？六兴同志，打仗的决心要狠，这些东西，作为一个指挥员，在火线上随时都用得着的。”营长把手表交回给陈六兴，把钢笔重新插在他上衣口袋上。

散会后，陈六兴带着郭元兴去看地形。天虽然黑，这个民兵出身的连长，眼却跟夜猫一样锐利，一眼就瞅着拉法东边五七四高地旁的一个小屋。他就对带突击队的郭元兴说：“就从这小房子旁边突上去！”郭元兴点头。陈六兴接着又嘱咐他：“老郭，你是老战斗了，用不着我多罗嗦，不过攻占敌人固守的高地，一定要比平常更勇猛，更顽强。”

“这还用得着说吗？连长，你就放心好了。”郭元兴转身招呼他的突击队：“一排，跟我来！”然后又转身向陈六兴：“连长，你下命令吧！打下高地，再见。”

.....

这是非常紧张的一刻，战斗已经进行很久了，二团在敌人控制拉法全村的制高点四六六·二高地前面已经打了四小时了，敌人拚命顽抗，他们不愿让这个制高点失去。显然，这个制高点如果拿不下，一时也就夺不回拉法。郑其峻在和郑欣商量之后，

决定要陈六兴和王玉章的连去攻占五七四高地，支援二团。

陈六兴就是为了执行这个紧急任务才去看地形的。他满意这个地形。他命令郭元兴带着突击队前进，自己和指导员各带一个排分头在后面跟进。天公真是不作美，天更黑了，路也更泥泞了，毛毛细雨还在一个劲地下。战士们的鞋都被稀泥陷掉了，为着战斗的胜利，为着赶路，他们来不及管这些，他们有的甚至就赤着脚，顺着小房子旁突向了五七四高地。真是什么艰难也挡不住这些战斗英雄。当陈六兴掩护突击队的机枪刚一吐出红色的火舌时，郭元兴带的突击队就在敌人的阵地上轰轰地打响了。

“突击队已经上去了！”王玉章高兴得一面掂着盒子枪，一面对二排指战员说，“跟我赶上一排去。”

郭元兴带的一排，冲进蒋军工事只花十分钟，第一个冲进去的就是刘学勇，他在投进手榴弹后，就乘势把敌人的鹿砦砍开，招呼他组的周云和胡寄生，然后他们一起跳进敌人的工事，毙伤敌兵八名，缴获美式步枪一枝，他顺手拿起枪，把枪栓取下来掖在腰里，就又带着他的组前进了。

指导员王玉章紧跟在他们的后面，然后他们又进攻敌人的第二道防御工事。这道工事，不但守敌多，而且工事也强，除鹿砦外，还拉了拴铃子的铁丝网。小周云忽然变得很愣了，他很快从刘学勇的手上接过斩刀来，几大步穿过去振臂一挥，眼前的铁丝网就吱吱地崩断了，铃子当当地响成一片。张清指挥着他全班的战士立即冲过去。冷不防迎面来了两个敌人朝刘学勇一梭子。幸喜刘学勇机灵，将身子往侧边一闪，敌人的子弹只擦过他的左身。张清眼明手快，端着刺刀就插过去，一摆刺刀，拨开了敌人手中的冲锋枪，乘势就用刺刀猛向敌人一刺，一个敌人当即倒下了；另一个敌人见势不妙，返身就跑，胡寄生趁势连扔出三个手榴弹。返身跑的敌人终于倒下了，剩下的敌人就全部溃逃